

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學習分享 成德法師主講 （第七集）
2020/3/26 英國威爾士蘭彼得 檔名：55-230-0007

諸位同學，大家吉祥。阿彌陀佛！我們《太上感應篇》談到了第二個大部分，是「示警」。而「示警」當中又分兩個大部分，第一是「示」，就是說明天地有司過之神，第二個部分是具體有哪一些神在鑑察。我們經文當中看到，天神，「又有三台北斗神君，在人頭上，錄人罪惡」，「又有三尸神，在人身中，每到庚申日，輒上詣天曹，言人罪過」，上一次我們談到這裡。而我們也引了《了凡四訓》當中說的，「人未能無心，終為陰陽所縛，安得無數？」最主要是我們有了妄心、有了分別執著，那就迷惑，接著造業，接著又要受報，就一直在輪轉，迷惑、造業、受報，愈來愈迷，造的業愈來愈重，那就愈墮愈回不了頭。所以從根本上要解決這個問題，那就是要放下分別執著、放下妄心，要從根本修，從念頭上下功夫。

在註解當中，八十四頁倒數第二行，「《清淨經》曰：夫人神好清，而心擾之。」人其實精神能夠清淨下來，我們說法喜，禪悅為食。但是這個妄心、這個無始劫的習染，這些習氣擾之，而心擾之。「人心好靜，而欲牽之」。這個欲望就把他給遷走了，那就是習氣做主，欲令智迷，利令智昏。「常能遣其欲」，把這些欲望能遣除，不再被它干擾，「而心自靜」，心就能靜下來。所以叫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，就是這個眼耳鼻舌身，不隨著色聲香味觸法去追逐、去留戀貪著，把六賊這些煩惱賊放下，心自然能靜。「澄其心，而神自清」，心真的能夠澄淨下來，人的精神就非常的清朗，身心很輕安。清淨心就生智慧，遇境逢緣，他很活潑、很有智慧

，應對得當。能夠澄其心，而神自清，「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滅」。我們看六欲不生，六欲是指色聲香味觸法等，六欲就是六塵。我們都攝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攝住了，就不會隨著這個六塵去奔逐、去輪迴心造輪迴業，不會拉都拉不回來。這個是不往外，能夠往內，往內反觀，然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，把它放下來。

不隨著這些六欲。六欲還有另外一種說法，第一個，色欲，這個就很厲害了。「飲食、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」，就是人比較重的習氣。不吃東西受不了，不去貪美食就覺得活著很沒意思，控制不住。尤其這個色欲，來的時候是很凶猛，假如不能夠以禮節之、以戒律節之，很可能會一失足成千古恨，造下無法挽回的後果。所以這個六欲，第一個色欲。當然我們知道這些欲望很重，也要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，對自己要勇猛精進，能夠趕盡殺絕；寬以待人，就不能很嚴苛的去要求人家馬上就得斷掉。當然，自己真的下過功夫，也知道調伏每個習氣都很不容易。真正下過功夫，我們對人那種寬恕體恤自自然然就提起來了。假如我們對人也很苛刻的，其實很可能我們自己身上這些毛病也都還有，只是自己覺得好像不嚴重。那個也是自我認為的，沒那麼容易！不能隨便相信自己的意思。

有修行的過來人，他們看得比較清楚，他們可以提醒我們。比方說有一個人布施，然後就去跟老法師談到：「我已經布施這麼多了，但是人家還是怎樣怎樣。」後來老法師說：「你還不夠。」他心上都記得那麼清楚，事實上他布施的那種心量或者是歡喜都還沒到，但是他自己覺得他布施很多。真正心量夠大，歡喜布施的人，布施完可能根本都不放在心上。那見人還得提一提，這個布施都還沒徹底，但是他可能自己覺得自己布施得很好了。所以過來人看得清楚。修行路上，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說，「從明師受戒」，就是過來人看得清楚。我們不是這個程度，又硬以為自己是這樣的功

夫，很可能這個認知就誤了我們，甚至那個慢心就慢慢增長，自我感覺良好，黃念祖老居士說，進一步退九步的危險就出現了。所以愈多修學精進的人，可能在功夫愈來愈高的時候，那個危險更多，這個時候最需要過來人護持。所以一個真正修行的過來人真的是眾生的明燈，他能給我們指點癥結點、問題點在哪裡。

成德深刻感覺到，我們師長真的是「為世明燈，最勝福田，殊勝吉祥，堪受供養」，是真正修行過來人，我們真有問題，真誠懇請教他老人家，他真教我們。有同修就說，要去請教老人家問題，結果老人家身邊的一個同修說：「你不要問了、不要問了，你問，老人家就跟你說好好好、好好好，所以不用問了。」這是這個同修來跟成德說的。成德就說：「這一位說老人家會說好好好的，可能他看錯了。」我們縱使跟在善知識身邊，假如不善於去觀察，假如恭敬心不夠，跟得很久也不見得能學到東西，甚至於還會看錯、還會誤解，還誤會善知識，最後自己的法身慧命都受很嚴重的影響。

因為修行有三根本，本尊是「成就的根本」，就像我們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是本尊，我們念阿彌陀佛，成阿彌陀佛，這成就的根本。一個是「事業的根本」，護法是我們事業的根本。我們今天弘法利生，護法就是我們事業的根本。我們今天學業要成就，有這麼多工作人員，這些長輩們他們來護持。以至於以後你有緣到各地去弘揚漢學，當地的護法他讓你專心的教學，沒有後顧之憂，那我們的弘法事業才能夠延續長遠。找一個好護法不容易，他得真正懂行，他會很好的護持我們，這是事業的根本。再來是「加持的根本」，在密宗講上師，在我們漢傳顯教，這精神是一樣的，相通的，不能說密教有，顯教沒有。佛法任何宗派這些理都是相通的，不衝突的。其實就是印祖講的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。我們對善知識的恭敬心退了，甚至還誤解，一產生這個心態

，就愈看愈偏了。他本來是我們加持的根本，我們一不恭敬、一懷疑，他的教誨也幫不上我們。真正恭敬，每一句不敢忘，遇到境界，那些教誨自然就提起來了。正念能提起來就不會有障礙了，很可能關關難過就可以關關過了。所以我們把善知識放在心上，他的教誨就不斷加持著我們。結果，假如我們跟在身邊還看錯了，就麻煩了，誤了自己還誤了別人，因為他還去告訴人家要請教的人，說你不要去問了，老人家都是說好好好、好好好，不用問了。其實我們觀察，老人家會對他說好好好、好好好的，都是他根本就很固執他自己的想法，而且很想這麼做，還讓老人家給他背書，根本不是真心虛心要請教老法師。那老人家心裡明白，他恆順眾生，因為我們在態度當中，就已經不是一個請教的態度跟言語了。

所以真心請教，成德去確認過好幾個人，真問，老人家真慈悲、真教導。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在澳洲學習，突然父親生重病，他很著急就要趕回家裡去，要走以前去請教老人家。他一問，老人家給他兩句指導：第一，趕快回去；第二，好好念佛，幫父親消業。第一句，孝道是第一位，百善孝為先，你看老人家指導得多好；第二，念佛，「萬德洪名，能滅眾罪」，把最好的方法告訴他。這個年輕人真幹，很快就回去，至誠念佛，他父親的病情有很快的好轉，有感有應，「孝悌之至，通於神明，光於四海」。又有一個企業家真心去請教老人家，問了問題。老人家具體跟他講，你還是要很好的把企業帶好。代表老人家洞察他的因緣，要在企業界行菩薩道。我們自己也接觸大眾，要斬釘截鐵告訴別人怎麼做，這個成德沒這個智慧跟膽識，我們只是把老法師教導的、佛經教導的原理原則讓對方去判斷。但老人家他的智慧他能看多遠，這個我們不敢以凡測聖。但老人家確實給他很具體的，他也把遇到的一些挑戰說出來，老人家說這些都會慢慢改善。

其實真正有人生閱歷，這些看得出來，他可以看出一個世界的發展轉折點在哪，他也可以看到一個地區、一個國度。《了凡四訓·改過之法》裡面講的，「春秋諸大夫」，春秋時期這些讀書人、當大官的人，「見人言動，億而談其禍福，靡不驗者，《左》《國》諸記可觀也」。看人家一個動作，就可以斷他的禍福。其實真正把中國書讀通了，都能辦得到，不難。為什麼？深信因果。所以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學通了，一般人講會算命，不離因果嘛，這個動作是因，以後會遭什麼果，不難推斷。老人家從小讀古書，修行又下那麼深的功夫，都不間斷的在修行、在弘法。老人家不知道多少年前就說，哪個地方最安全？中國最安全，這都好多年前講了。我們當時候聽，實實在在講心裡還不是很完全相信。老人家講得這麼肯定，也是他對於真理的信心，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」。在世界這麼危急，業力都已經積到某個程度，我們的國度還能有這樣的明主出現，這也都是祖宗之德、三寶加持。

剛剛跟大家談到，老人家真教，所以這一個企業家他回去就很認真的以家文化來帶他的企業，發展得很好。他說老人家給他短短這段開示，是他最重要的動力、最重要的指導。成德自己有機會非常恭敬的請教問題，師父都指導得非常的透徹跟具體。所以我們可不能這麼好的因緣，能親近這麼好的善知識，我們還不會觀察、還看錯了，這真是冤枉，天底下最大的冤枉就出在這了。

剛剛跟大家講到不能輕易相信自己的意思，要有善知識。《四十二章經》說，「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」這一句話重複了兩遍，慎勿信汝意、汝意不可信，這重複同一個意思，就是這個很重要。一相信自己意思，自以為是了，就會偏掉。老人家講經常常說，還沒有證阿羅漢以前，不可以輕易相信自己的意思，都要對照經典。證阿羅漢，他是正覺了，他對宇宙人生是用覺悟去看，這樣

才行。可是我們都還沒有證到阿羅漢果，這個我見、我慢一起現行，可能就會偏掉。

所以這個色欲，那也不是說那麼簡單就控制住了。成德也有一位同修，他就很肯定的說他斷了。後來過了兩、三年又遇到他，他又說：「太難了！」所以他以前也覺得他斷了，不容易。而且他幾年前就說斷了，可是我們感覺他還是太苛刻要求別人。所以真正過來，這個貪、這個瞋、這個痴、這個慢，真正過來的人，他面對別人貪瞋痴慢決定是柔軟的，不苛刻的。就是《大學》講的，「君子有諸己，而後求諸人」，他真正做到這個優點，他會非常循循善誘的帶人家去做到；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」，這個習氣他真正放下了，他也會很柔軟的去護念別人放下。《大學》這句話真的是飽含人情事理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說，「和顏愛語，勸諭策進」，「於諸有情，常懷慈忍」，這個都是真正有功夫，修行過來人，自然是這樣的呈現。因為，我們假如沒有時時以忠恕之道的心境來修學，很可能一學個什麼道理就偏執了。像已經結婚的人，有的他一學他就執著，這個色欲要斷，就強烈要求跟另一半分房。另一半完全都還沒有學佛，他不能理解，到時候實在講家庭出什麼事，難道我們沒有責任嗎？

我們還曾經遇到一個女士，修學很精進，這精進括號：在相上精進，一天拼多少句佛號，一天念多少部經。不是說不應該多念，念經、念佛是手段，目的是要真正把習氣調伏，而不是我們在念佛、在讀經，反而在這樣的緣當中，增長了更嚴重的執著、好惡。喜歡讀經，不喜歡去經營夫妻關係，那不是產生愛憎嗎？讀經是修行，跟另一半相處也是修行。我們修行，會修的人是六根接觸六塵，分別執著看得到，分別執著愈來愈放下，這會修。假如我們在六根接觸六塵的境界，我們反而，雖然在讀經、雖然在用功，執著點愈

來愈重，看不到家裡人的需要，不懂得去敦倫盡分，然後把一直讀經就當作精進，最後家裡的人都搞得，對佛法都有看法。夏蓮居老居士說，「以調伏習氣為精進」，習氣愈來愈少才叫精進。佛法重實質不重形式，不能把功夫都用在表象的形式上。做個樣子給人家看了說我很精進，事實上當下就已經執著在產生，做個樣子要給人家看，要贏得人家的肯定，其實在精進當中就夾雜著名在裡面，甚至夾雜著好勝在裡面。真的是「惟從心源隱微處，默默洗滌」，善觀自己的起心動念深處，才有辦法知過，才有辦法進一步去改過、去對治它。所以那一位女士她看起來很精進，但是就分房，甚至不跟先生住。另一位同修就關心她，那妳都跟先生這樣分開住，那妳先生怎麼辦？結果這一位佛弟子說：「他要跟誰跟誰去吧，我才不管！」結婚的人，夫婦也都有他的本分。假如他先生後來在外面做出越軌的事情，那我們算不算他的增上緣，我們有沒有責任？這個都值得深思。是不是念念在為對方想，慈悲為本，這是大乘佛法的根本。所以我們學每一句經句，都是忠恕之道才行。今天知道色欲要調伏，要嚴以律己、寬以待人。

這個六欲另一個說法，第一個是色欲；第二個，形貌欲，對於面貌長相的執著、欲望，現在不是女子是如此，男子現在也有整容、化妝品，這個也是很嚴重的欲；威儀姿態欲，這都是重視他的外相，這個威儀姿態一來有時候是自己執著，二來有時候喜歡看，控制不住，都喜歡看這些東西，那就被這些東西給掌握住了，自己做不了主，心都是染污，放不下了；言語聲音欲，其實就是我們的色，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對於這個六塵產生染著，放不下，這個都是欲，對言語、聲音喜歡聽好聽的，喜歡聽一些自己不聽很難過、睡不著，就被它控制住了；細滑欲，觸感，喜歡那個感覺，就會貪著；還有人相欲，喜歡看這些漂亮長相，就是這些欲望。其實我們

每一天這些欲可能都會起現行，我們有高度的警覺，才能夠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，調伏。假如不行，我們很可能就在這些境界當中在增長貪著，甚至在墮落，自己不自知。

這裡說自然六欲不生，能調伏，三毒消滅，貪瞋痴起不了作用了。「至於佛經」，佛經上講，「則曰」，因為這個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道家的（《太上感應篇》是道家的），在《彙編》上會以道家的教導先開示，後面再舉佛經、儒家的經。這個也是主伴圓融，道家的經，道家是主，其他是伴，相輔相成。則曰，「以智慧劍，破煩惱賊；以智慧刀，裂煩惱網」，這個都是譬喻，也很形象。「以智慧火，燒煩惱薪。諦觀四大本空」，能夠很清楚的看到地水火風這個是四大，假合，這個身體也是因緣聚散，不能執著。「煩惱何處著腳？」其實我們看清楚了，都是緣聚緣散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不要去貪著它，這些欲、煩惱就沒有立足之地了。「轉三毒為三解脫」，三毒是貪瞋痴。

三解脫，這是很重要的修行方法，叫三解脫門，就是空門、無相門、無願門。這個三解脫門，我們想起《無量壽經》在「德遵普賢第二」裡面有講到，這些大菩薩們，「遠超聲聞辟支佛地」，他們的境界超過小乘，然後他們修行是「入空無相無願法門」，其實這一句就是三解脫門。我們以黃念祖老居士有一段開示，他說到，「觀諸法空，是名空」，其實就是真正看清楚凡所有相都是虛妄，所有的東西都是生滅、虛妄，都是假的，只有一個東西是真，就是真心。他看到的這個一切法皆空，看清楚了。所以《心經》，黃老舉《心經》講，「無色聲香味觸法」，當然這一段經文很長，舉了一開始「無色聲香味觸法」，一直到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」，最後「無智亦無得」，都是無、空。所以諸法都是空，這就叫做空門。真的知道都不可得，有什麼好去追求、要去控制的？最後是老法

師說生死都不可得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包含根本就沒有生死，「何期自性，本不生滅」。我們都要把這些真相看清楚，不能執著這個身是我，這個身也是空，不能貪著。接著黃老說，空轉的意思就是，轉變的轉，這個空的含義轉化為無相，因為入空，然後接著是無相。空中無相可得，因為都是空，都是剎那生滅、緣聚緣散。既然無相可得，凡所有相都是虛妄的，那就不可以取相、不可以去執著這個相，還要去控制、還要去佔有？所以無相，這是無相法門。無相就不應有所作為，無相之中就沒有相可取，也就遠離了能取（就那種要去控制、佔有）。所以能所之相都不可得，你要去取這個東西，所取不可得；能取是我們這個心，其實心也是一彈指三十二億百千念，根本都生滅的速度快到我們無法想像。能所都不可得，還有什麼可作？這是無作門，就是無願門。一有作就是三界的生因，寂然無作就遠離三界生因。我們有作就是一定要怎麼樣，就有執著了。一有執著就是輪迴心，輪迴心就是輪迴的根源，就是三界。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我們六道輪迴都是在三界中，不就生了這個因了嗎？你就執著在有了，一執著就是六道的因，不能執著才能出六道。

所以為什麼佛門講作而無作、無作而作？布施，「內不見己，外不見人，中不見所施之物」，但他還是盡心盡力在布施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這個善惡講得好，「根心者真，襲跡者假」，「無為而為者真，有為而為者假」。有為而為你就有作，就假了；無為而為者真，他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隨緣去做，做完之後又不放在心上，這才是真。我們一著相，一著有作，那就有煩惱，然後就搞輪迴業了，所以這裡這個心都要是清淨、澄淨，然後「轉三毒為三解脫，回煩惱為菩提」。只要我們有這個有作，一定要怎麼樣，要強求的時候，這個念頭能觀照到，趕緊回頭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，正

念就提起來，邪念就污染不上了，就回煩惱為菩提。「如此則三業清淨，萬德周圓」，真的把這些妄想、分別、執著徹底放下，我們本來的自性就回來了，萬德周圓。這一句就是六祖大師說的，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」，這個三業清淨就是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、本不生滅、本不動搖、能生萬法。所以這些都是在敘述自性的狀態、自性的作用。所以「有何過惡之可言耶？」自性起用了，純淨純善，那有什麼過惡可言？這些司過之神尊敬我們，也不會管我們了，我們跳出他們管的範圍之內。

談到這裡，確實人只要心地能清淨，能放下這些欲求，就不在這些司過之神管的範圍。就像禪宗有一個公案，金碧峰禪師禪定功夫很高，但是他有一個很好的鉢，很好的玉鉢，他還有這麼一點貪著。結果他壽命到了，黑白無常來了，然後找不到他，他禪定很深。結果他們打聽到這個禪師還有這一點執著，就敲了一下那個鉢，他就現身了，就把他拿住了。結果這個禪師他也很機靈，他就跟這個黑白無常說，我就已經被你們抓了，我太喜歡這個鉢了，可不可以再讓我摸一下？這黑白無常也很慈悲，滿他的願。他一碰這個鉢，他就狠狠的把它摔在地上，就碎了。一碎，他唯一的那個執著就沒了，一下子就找不到他了。然後他就在空中傳話，念了四句偈說，「若人欲拿金碧峰，除非鐵鍊鎖虛空；虛空若能鎖得住，再來拿我金碧峰」。前面有跟大家講到，人生似瓦盆，打破了方見真空。我們把這個身的執著一放掉，就像那個水泡，一打破那個執著，水泡在哪？水泡跟大海是一。我們把這些執著一放下，我們就恢復本有的自性、本有的法身，整個宇宙都是我們的身，法身。所以金碧峰禪師把最後一個執著給放下，他就不執著在這個身，那個鐵鍊怎麼鎖得了虛空？鐵鍊怎麼鎖得了法身？不可能。

我們聽這些公案印象也很深，更重要的，問問我們自己還有哪

些放不下的，這個重要。我們要有氣概，要效法佛陀、效法這些祖師、效法老法師，隨時都可以走，憑什麼？世出世間法統統放下。所以無常迅速，我們前面才學到算盡則死，就要對無常很警覺。在每一個當下，要觀照自己還有什麼放不下，趕緊放下。隨時無常一來，我們就去作佛，連死也不怕了。我們接下來這一段是講到灶神的鑑察：

【月晦之日。灶神亦然。】

「此一節，言人之一家，動靜居處，皆有鬼神鑒察也。」一家人當中，動靜，一舉一動都有鬼神在鑑察，指的就是灶神爺。「月晦」，是一個月盡，就是最後一天。「灶神號曰司命」，又稱為司命神。為什麼叫他司命神？「以其司人一家良賤之命也」，這個司就是他是鑑察，鑑察一個家庭他命運的好壞。「於人朝夕罪惡，無微不察」，對於這一家人從早到晚所做的這些罪惡都記得很清楚，甚至是一個惡念都有記錄。「月終奏聞陰陽二景」，到每一個月終就上奏，把這個陽惡（就是看得到的惡）、甚至陰惡（看不到的惡），這兩種情況統統匯報清楚。然後「記之黑簿」，都是記在他那個黑色的本子上。「嗚呼」，這感嘆。「灶神明察如是」，灶神爺他鑑察得如此的清楚。「職主奏告又如是」，這個本來就是他職責所在，他也是非常盡職在他的位置。「世人行事，但知取快一時。豈復問家有灶神，記其過犯，每到月盡，大小皆奏天曹乎？」這段話就是說，現在的人都是逞一時之快，眼前的財色名利、五欲六塵的誘惑，他很快的就控制不了自己，貪一時之快，那又有誰在問家裡有灶神，會記過失，會上奏天曹？假如還有這個認知的人，他才會反思、才會警覺。假如都沒有這些認知，現在五欲六塵的力量那麼大，很難不隨波逐流，管不上因果報應。

所以接下來勸勉我們，「恐懼修省，一刻不敢懈矣。」我們真

的知道灶神爺無微不至，都記錄我們的陰陽之景（狀況），那就應該自然提起，時時身邊都有灶神、都有天地鬼神，我們應該恐懼修省，沒有一刻是懈怠放鬆。這個恐懼我們要理解對，它叫戒慎恐懼，這種恐懼是敬畏心，不敢放肆，可不是害怕，每天擔心。所以我們上這個課，大家可不要又偏到一邊去。現在了解到天地司過之神這些現象，嚇得睡覺都不穩，嚇得每一天好像做這個也怕、做那個也怕，甚至於很痛苦，我以前造這麼多業，怎麼辦、怎麼辦？其實假如這個現象，我們還是要回到觀心為要，整個宇宙是自己的心變現的，只要心能調回來，什麼問題都能解決，「罪從心起將心懺，心若滅時罪亦亡」。有佛法就有辦法，可是我們得要真正依教奉行。所以恐懼不是害怕，不是聽完之後懊惱，「往者已矣，來者可追」。佛菩薩慈悲，會加持，這些天地神祇不會去降罪於懺悔之人，會給他機會。所以可不能聽一個、明白一個道理，又產生新的執著點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勸勉我們，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。」有志氣才對，不能變成害怕，要對自己有信心。而且自助者天助，自救者天救，自己這一分尊重己靈、尊重自己有佛性，我這一生一定要了脫生死，我要成就自己，下了這個決心，一定感召佛菩薩慈悲護持、天地鬼神護持。所以「一心觀禮，盡虛空遍法界，常住三寶，十方護法菩薩，金剛、梵、天、龍、神，聖賢等眾」，我們真正提起這種恭敬的心、敬畏的心，這一念遍虛空法界，那能感來多少佛菩薩、護法神的護佑？所以我們的煩惱還是來自於對自己不夠有信心，對宇宙人生不夠有信心，對佛菩薩、護法神不夠有信心。煩惱都來自於信心動搖，有懷疑了。真的有信心，信為道元功德母，會長很多的善根。所以這個是戒慎恐懼，警覺性非常高，不會再放縱自己的習氣，這個叫恐懼修省，修正自己，時時在反省。

講到灶神，我們舉一個真實的例子。「淮郡一士，酒醉戲家中一婢」，喝酒容易亂性，容易控制不住自己，他要調戲他們家的婢女。「婢頗知恥」，這個婢女有羞恥心，「固拒得脫」，就很強烈的拒絕，得以逃脫。「時正月晦」，剛好那一天是正月的，晦是最後一天，因為每個月最後一天的月亮就沒了，就沒有月光，所以叫晦，一月的最後一天。「睡至四更，妻忽叫醒云」，他的太太就趕緊把他叫醒。「適見一星」，剛剛在夢中看到一個神明，「冠皂服神」，他穿著黑色的官服，「乘馬奔行」，坐著馬跑得很快，「隨帶有文簿」，身上還帶著記錄用的本子，「向我指畫而去。不知何說」，就對著她指畫，在跟她講話，但是她沒聽清楚。「神威赫赫，不覺驚醒」，這個神明的威儀非常的顯赫，很有氣勢、威嚴，把她給驚醒了，就把這個情況告訴她先生。「士人毛骨悚然，不敢明言」，因為他是讀書人，應該也知道有灶神這一說，所以他這麼一聽，自己就很驚嚇，毛骨悚然，但是沒有明說。只是說，「但云，定是灶神無疑矣」，就跟她說，一定是灶神，沒有錯。「後將此婢配人」，把這個婢女幫她安排婚姻大事，許配給人。「因向婦言曰」，就對他的太太說道：「汝昔夢灶神」，前不久妳夢到灶神，「向汝指示者」，他向妳指示，說了一些話。為什麼會這樣？「由我昔曾戲此婢」，就是因為那個時候，那一天我要調戲這個婢女，「力拒得免」，她極力抵抗才得免。「不意夜間，即有此警」，他說想不到那一天晚上，因為剛好也是灶神爺要去跟天曹報告的日子，即有此警，妳夢中就有這個驚訓給我們，警誠告訴我們。

其實成德讀到這裡，覺得這個讀書人有福報。假如那一天他太太沒有這樣告訴他，他會毛骨悚然嗎，他會猛然反省嗎？有可能他一次沒有得逞，會不會有下一次？所以人一犯錯，馬上就有人提醒，甚至於有天地鬼神，那都是很有福報的人。可是人有時候真的是

不知好歹，好事他當壞事，壞事他當好事。「聞過怒，聞譽樂」，這好事還是壞事？「損友來，益友卻」，可是很多人喜歡聽好話，這好跟壞他分不清楚。「聞譽恐，聞過欣」，一般人不喜歡聽批評，可是它是好事，福在受諫，是福氣來了。是這個讀書人他有警覺，他肯去改，他這個福報他有用上了。假如今天耍小聰明，都沒被人家看到，他還洋洋得意，你說那是好事還是壞事？他遲早要出大禍。有個小錯，你的長輩或者老師，就被他們看到、又提醒你，你可不要覺得很倒霉，那是有福報的人才能遇到這樣的提醒。而且更要提醒自己毋自欺，屋漏暗室中，要恐得罪天地鬼神，不然在沒人看到的地方，這個不好的心念跟行為容易出來。

「想事雖未行，此心已欺」，這個事沒有做成，可是這個心已經違背良心，「故為司命所錄耳」，已經被灶神爺，這個司命指的就是灶神爺，把它記錄下來。「向不言者」，向就是指之前，「恐汝見疑」，因為我假如那時候就跟妳講，妳起了懷疑這個婢女，那可能「難為此婢」，會找她麻煩。「今明言者」，今天我坦白跟妳講，這也是表這讀書人的勇氣，「一以表此婢之操」，表這個婢女的節操，「一以彰我之過也」，把這個過彰顯出來報掉，這個過才能消。而且他講出來又能記錄下來，以後更多人提醒，以後更多人了解確確實實有灶神，那這一個讀書人就轉禍為福、就有功德了。所以重點是我們會不會轉念，會不會轉危機為轉機、轉煩惱為菩提，甚至能把罪業用懺悔的心轉成功德。所以有佛法就有辦法，不擔心。

最後這裡是談到明朝嘉靖俞淨意公的真實故事，後人把它記錄下來。其實成德覺得，這一篇教誨就是一個人打破自欺一關最好的叮嚀。而自欺這一關，是所有修行人必要突破的關卡，我們不能突破自欺的話，就不可能誠意正心，人連自己都騙，對自己都不真誠

，怎麼對人真誠？「心不妄念，身不妄動（口不妄言），君子所以存誠也；內不欺己，外不欺人，上不欺天，君子所以慎獨也」，這個「心不妄念，身不妄動，口不妄言，君子所以存誠也；內不欺己，外不欺人，上不欺天，君子所以慎獨也」，所以要打破自欺一關，內不欺己，外不欺人，上不欺天，才能打得過。

這一段文比較長，成德就幾個點跟大家交流共勉。八十八頁，我們看到倒數第三行。這個灶神爺直接點出他的問題，但前提是什麼？君子信而後諫，灶神爺是清楚他確實對他信任。「君意惡太重，專務虛名，滿紙怨尤，瀆陳上帝」，這個瀆就是冒犯了上帝，因為怨天尤人，「恐受罰不止此也」。其實這個問題，我們這一、兩代人都不是從小扎根，這些問題我們或多或少都有。接著，「公大驚曰」，這俞淨意公馬上很驚訝，但是也沒有馬上承認過失，所以要認錯也不容易。他說到：「聞冥冥之中，纖善必錄。」他還解釋，不是說冥冥之中，（纖是指很小）所有小小的善一定有記載？「予誓行善事，恪奉規條久矣」，我發誓要行善事，而且我是很恭敬的來奉行我們結社的這些規條，而且已經做很久了，怎麼會，「豈盡屬虛名乎」，怎麼所有都是虛的？總有一條是善吧？

灶神爺（張先生）還得進一步跟他講，要讓他心服口服。「張曰：即如君規條中」，好吧，那你既然說你奉行規條，他就順著他的話跟他探討，你規條裡面說「惜字一款，君之生徒與知交輩」，你跟你的這些學生，還有朋友們，「多用書文舊冊，糊窗裏物」，你真的對字有愛惜，你不會做這個動作。甚至是拿它來擦桌子，然後擦完還藉口說不要污染了，拿去燒掉。你「日日親見」，你每天看到他們做這個行為，「略不戒諭一語」，你都沒有稍微提醒一下，這個就是放縱自己的學生、朋友，這個就很矛盾，其實這個都是看樣子在做的。「但遇途間字紙」，你走在路上看到有字紙，「拾

歸付火，有何益哉？」你這個時候做這個動作，可能就是旁邊有人，做給人家看，說這個某某人很惜紙，但人前人後就不一樣，那有什麼益處？其實我們修行也很容易修到相上、修到表象，修到人前人後不一樣、上班下班不一樣、家裡家外不一樣，這個都是修到一個誤區去了，是用兩個心，不是用一個真心。兩個心就是用自己的分別執著，甚至是為自己的名聞利養，虛偽、諂曲，都是用這些心，就麻煩了。就他的規條，一個一個點出他的，都是做什麼？表象，專務虛名。因為他剛剛反應，豈盡屬虛名乎？就針對他，給他提醒。

你又說放生，每月都有，其實你都是順勢去參與，是別人主動，不是你主動，假如沒有人提出來，你一定不會去做的。其實你慈悲的念頭並沒有真正發自內心，而且你們家還有蝦、還有蟹，都綁在廚房裡面，然後還把牠煮來吃。你真有慈悲了，怎麼可能會再吃這些活生生的生命？牠們難道不是生命嗎？

再來，口過這一節，「君語言敏妙，談者常傾倒於君」，口才很好，一談話，別人都很佩服仰慕。「君彼時出口，心亦自知傷厚」，其實你自己講這些話的時候，也覺得有傷厚道，但是雖有感覺，沒有能馬上控制、放下。「但於朋談慣熟中，隨風訕笑，不能禁止」。其實這段話也提醒我們，在熟人當中，我們也很容易因為熟而輕慢，沒有講禮。真正有修養的人，面對家裡的人也都不輕慢，都有禮。我們看我們爺爺奶奶那一輩，像奶奶，雖然是在家裡，頭梳得整整齊齊，衣服也穿得很莊嚴，對家人都不輕慢。其實自重者人重，自敬者人敬，別人對你是什麼感受，跟我們自己做出來，這是因果關係。這也是其中我們要過的一關，容易輕了，我們說輕狎，熟了之後就失去這個恭敬的態度。當然這些，成德尤其在十幾歲的時候，那幾乎是每天都在犯，跟同學之間談話，也都是有時候逞

口舌，亂開玩笑，有時候就會傷到人。所以應該愈近的人，不管是親戚朋友，我們要念他們的恩德，念他們的照顧陪伴，應該是愈加尊重才對，不能隨順這個習氣。有時候不只是嘴巴，甚至動作，都會因為熟了做出一些比較有失分寸的。尤其男女相交往，這個禮要注意，你失分寸，亂這樣打打罵罵，人家也會覺得輕浮。甚至到時候讓對方誤會，你失了分寸，誤會，到時候又糾纏，那都怪不得別人。你自己有威儀，人家自然尊重你。

接著說到，「舌鋒所及，怒觸鬼神」，你談的這些話，鬼神聽了都非常生氣。「陰惡之註，不知凡幾」，你這些行為都記得清清楚楚，而且不知道你這個口過已經有多少了。「乃猶以簡厚自居」，還以簡樸、厚道，自己認為自己是這樣。「吾誰欺，欺天乎」，我能騙誰，難道能騙天嗎？

「邪淫雖無實跡」，雖然沒有真正犯這個行為，但是你每次看到人家漂亮的女子，一定「必熟視之」，就是一直看，控制不住，「心即搖搖不能遣」，都控制不了自己，這個心已經被這個色欲控制住了。「但無邪緣相湊耳」，只是沒有不好的緣現前，假如有的話就很難保證。然後就問他，「君自反，身當其境」，你真的遇到不好的緣的時候，你反省反省，你能夠像這個魯男子一樣不好女色嗎？這個魯男子是魯國的，是一個公案。因為魯國有一個很有德行的讀書人柳下惠，他有一次剛好要進城，城門已經關了，天氣又比較冷，有一個女子她也晚了，可是天氣太冷了，怕會凍傷，甚至凍死，這個柳下惠坐懷不亂，他動機是為那個女的想。後來，魯國剛好暴風雨很厲害，有一個女子她家被摧毀掉了，就跑到隔壁人家敲門，剛好隔壁只住了一個讀書人。這個女子說：「你趕快開門讓我進。」當下這個讀書人說：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開。」那個女子說：「人家柳下惠都坐懷不亂，你怎麼不讓我進來？」這個讀書人堅

決不開門，他心裡很清楚，他不是柳下惠，他沒有那個功夫，就堅決沒有開門。後來孔子聽到這個事情，他就讚歎這個讀書人說，他是學柳下惠學得最像的。這個公案也給我們啟示，「根心者真，襲跡者假」，你學他的外在的行為，有可能學的是表象；學他的存心，這是真的。柳下惠不是喜歡去抱女人，他是為這個女人的生命著想，為她著想。這個魯男子不開門，也是為這個女子著想，假如他開了門，最後自己忍不住了，不是毀了這個女子的名節嗎？所以以這個魯男子的來反問俞淨意公。然後接著反問完說，「遂謂終身無邪色」，你居然說你終身都沒有邪淫，「可對天地鬼神」。你既然講這樣的話，「真妄也」，那還是狂妄，還是在自欺欺人、欺天。

「此君之規條誓行者，尚然如此」，是你結的文昌社裡面最重要的幾個規條，你們還發誓要做的，你都做成這樣，「何況其餘？」其他的就更不用說了。

所以你每一年所焚燒的疏文，都呈報到上天。上天確實命一些鬼神來查，「察君善惡，數年無一實善可記」，沒有一個真實的善可以記。但是只看到你在你自己的住處，然後獨處的時候，你的「貪念、淫念、嫉妒念、褊急念」，這個褊就是度量太小，急就是性情急躁，急於求成，或者是脾氣很容易控制不住，「高己卑人念」，是傲慢，「憶往期來念」，愚痴，這是未來煩惱，「恩讎報復念」，瞋恨，很容易記仇，「憧憧於胸，不可紀極」，紀極就是終極，不可紀極就是根本就沒有個頭，止都止不住。憧憧是心神不定，被這些貪瞋痴的念頭一直相續不斷，充滿了整個身心。「此種種意惡」，前面是點出了他的都是虛的，專務虛名，這一段點出他的意惡太重，還有滿紙怨尤。所以你的種種意惡「固結於中」，就是自己的心，中就是心，「神註已多」，神明那邊記錄的太多太多，「天罰日甚」，天要降給你的罪愈來愈重。「君逃禍不暇，何由祈福

哉！」你逃禍都來不及了，你還能祈福嗎？

「公驚愕惶悚，伏地流涕曰」，他聽完之後很震撼、驚怕了，真的是當頭棒喝給他，把他給敲醒了。然後跪下來痛哭流涕，懺悔。然後對灶神爺說：「君既通幽事，定係尊神，願求救度！」「張曰：君讀書明禮，亦知慕善為樂。」看他已經這麼反省、懺悔，我們看到灶神爺也是很通情理，心地也很柔軟，馬上勸勉他，說你讀書明禮，其實也是知道要行善，以這個為樂。「當其聞一善言時，不勝激勸，見一善事時，不勝鼓舞」，你也是有善根的，也是很想效法。「但旋過旋忘」，一時感動、激動，很難保持。所以接著也把他的問題進一步從心地當中點出來，「信根原自不深」，相信因果報應、相信經典，這個根還是不夠深，隨時容易動搖。所以信解行證，信都有問題了，解不深，行那就很表淺，甚至都是帶著僥倖、懷疑。「恆性是以不固」，其實人信不夠，也很難長遠心去做。而且這一句也是點出來，它甚至於是我們每一個修學的人要突破的，得要有恆心毅力才能成就得了事情。事情尚且要恆心毅力，更何況是成就道業、出離輪迴？那更是要如此。所以造業者百，行善者一、二；行善者百，向道者一、二；向道者百，堅久者一、二；堅久者百，堅之又堅、久之又久，直至菩提者一、二。但是我們也唯有到這個地步才能出輪迴，才是真道人。所以這兩句話對我們也很重要，能不能修學得力，能不能打破自欺，也就在這兩句。所以提醒他，你平生的善言善行做得都是太膚淺，有一天沒一天，都不是著實，「何嘗有一事著實？」都是應付的。善導大師勸勉我們，一切要從真實心中作，全性起修，用真誠心來修行；全修在性，所有的修行都是為了恢復我們的真心。「且滿腔意惡，起伏纏綿」，種的都是這些惡因，「猶欲責天美報，如種遍地荊棘，痴痴然望收嘉禾」，種的是荊棘，還想著要收好的糧食，「豈不謬哉」，那不是

很荒謬嗎？

把他的問題都點出來了，進一步灶王爺慈悲，還指導他怎麼做。「君從今後，凡有貪淫、客氣（這個客氣是指比較偏激的情緒）、妄想諸雜念，先具猛力，一切屏除」，都要把它放下，「收拾乾乾淨淨」。「一箇念頭」，克念，這個一個念頭就是克念，克己復禮，「只理會善一邊去」。「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」，這個就是我們真正去做事應存的心態，「不圖報」，不求果報，甚至都覺得應該做的，主動去承擔；「不務名」，不是為了人家肯定，不是為了這些虛名；「不論大小難易，實實落落，耐心行去」，很扎扎實實，又很有耐心的去做。「若力量不能行的」，這教的也是很全面、很具體，假如真的你的力量做不到，因為畢竟也是理智，你不能又偏到很激動，打腫臉充胖子也不行，要度德量力、審勢擇人，這個是做事很重要的，你要判斷，你要用理智，但是都是發自真心。能做的，不圖報、不務名，全心全意去做。若力量不能行的，「亦要勤勤懇懇，使此善意圓滿」。勤勤懇懇的、很真誠的，我好好積累我自己，等這個緣具足我就去做。或者我求，雖然我的能力什麼不夠，但是我至誠的心希望有能力的人來做、來幫忙，那這個心也是圓滿的，發意圓成。

接著又具體提醒一些重要的態度。「第一要忍耐心」，要耐得住性子，不要急躁，更不要容易情緒化，發脾氣。「第二要永遠心」，要做了就要把它做到底，不能三分鐘熱度，半途而廢。「切不可自惰」，不能自甘墮落，也不能懶惰。「切不可自欺。久久行之，自有不測效驗」，好好的下功夫，「工夫到，滯塞通」，「改往修來，洒心易行，自然感降」，就是不測效驗，所願就能得。「君家事我，甚見虔潔」，這個時候也把他的身分講了。「特以此意報之。速速勉持，可回天意」，你好好去做，可以挽回天意。

我們看到第三行，「即於次日元旦」，剛好隔天大年初一，「拜禱天地，誓改前非，實行善事」，就是真的下定決心了。「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」，因為灶王爺提醒他最嚴重的是意惡，他就下決心要這麼改正，來提醒自己，「誌誓除諸妄」，下定決心把這些妄想習氣去掉。他也不容易，你看這一段也展現出，他整個精進過程的境界也不容易，也要下很多功夫，也不是一蹴可及的。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必然都要過這些過程，假如我們還沒有這個感覺，那很可能我們連修行都還談不上。黃念祖老居士提醒，修行都要是經一番寒徹骨的。

一開始，「雜念紛乘，非疑則惰」，不是懷疑（是真的這樣嗎），不然就又隨順習氣墮落了。「忽忽時日」，你看稀里糊塗過了不少時間，「依舊浮沉」，還是做不了主，浮浮沉沉。「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，叩頭流血，敬發誓願」，在他最尊敬的觀音菩薩面前，叩頭叩到流血。看到這一句，也看出他想改造命運的決心。然後很恭敬的發誓，希望自己「善念真純」，善念永純，「善力精進，儻有絲粟自寬，永墮地獄」，下這麼大的決心。「每日清晨，虔誦大慈大悲聖號一百聲」，祈求佛菩薩的加持。從此以後，真的這個真心、勇猛心一下，有感應，「一言一動，一念一時」，他就感覺「如鬼神在傍，不敢欺肆」。「凡一切有濟於人、有利於物者，不論事之巨細、身之忙閒，人之知不知、力之繼不繼，皆歡喜行持、委曲成就而後止」，寧可委曲自己，去成就事情、成就別人。這個最關鍵的，他依教奉行。「隨緣方便，廣植陰功。且以敦倫、勤學、守謙、忍辱，與夫因果報應之言，逢人化導，惟日不足」，就是能做多少，他絕對盡心盡力。其實這個逢人化導，我們就想到，我們前面說學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有幾個心態，要有信心，要很勤奮的去修持，還有其中一個就是去勸導別人，讓別人也學，讓別

人也做，這就是逢人化導，這功德大。你勸一個人接受了，影響一家；你勸一個官員接受了，他影響一個地區。

所以他後來命運轉變很大。他用了三年的時間，「動則萬善相隨，靜則一念不起」。相信每一個真幹的人，只要肯下三年功，都能達到這樣的境界。最後他這個命運都轉過來了，丟掉的孩子也找回來；太太瞎了，結果他找回來的孩子幫他母親舔眼睛，母親也復明了；他本來生五子，四個死了、一個丟了，眼看就沒有子嗣了，最後他兒子「連生七子皆育」，最後都是書香門第；自己還活到八十八歲；考上功名也不去當官了，最後做什麼？教化，所以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。最後總結這些天神的鑑察：

【凡人有過。大則奪紀。小則奪算。其過大小有數百事。欲求長生者。先須避之。】

這些惡事談起來有數百，我們後面也會詳細來說明，真正要求長生的，以至於要避禍、要趨向善福的，都要避開這些惡事，不去做，『先須避之』。這個『大則奪紀，小則奪算』，確實，我們小惡不能做，但是也不能輕看小善的力量。就像這個故事裡面都有提到，念《金剛經》、書寫《金剛經》，那個功德很大。甚至於是吃素功德都不小，大家不要看說，我們每天這樣三餐吃素。

有一個人身體不好，然後他就跟他一位朋友抱怨，自己長年身體狀況都不是很理想。這個朋友有在修行，就勸他，「你可以吃素，吃素是無畏布施，可以得健康長壽」。這個朋友接受了，他吃吃吃，吃了三年。後來，他吃三年以後就跟這一位勸他的朋友抱怨：

「我都吃了三年了，身體也沒有比較好。」就很不高興。這一位勸的朋友聽了也很難過，又看他這麼不歡喜，就說：「那不然這樣好了，你把你三年」，這個故事是在《安士全書》裡面的，「你把你三年吃素的功德賣給我」。這個人一聽，三年日子不少，這樣也有

一筆錢，他就真的賣給勸他的朋友了。當天晚上，這個吃三年素的人就夢到黑白無常來了，就把他抓起來，他就很驚恐。那黑白無常說：「你本來早就該死了，是因為你吃素，你才可以活到現在。結果你把三年的功德都賣了，馬上就要帶你走。」這個人很害怕，說：「你們可不可以給我一天的時間？」黑白無常答應他了。我們今天講了黑白無常好幾次，這個天地鬼神他還是有通情理的地方，也很仁慈的，就給他一天的時間。結果隔天一早拼命往他這個朋友家裡去，一見到他朋友：「你趕緊把那三年再賣回給我吧！」他這個朋友一聽很驚訝，對他說：「我昨天回來就把它燒掉了。」把這個功德化掉了。他這個朋友一聽，當下就斷氣了，買不回來了，壽命到了，走了。所以真的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。我們學了這個俞淨意公，連念頭的惡都不能放縱。

我們看九十八頁，我們最後再來看這個例子，真的是「大則奪紀，小則奪算」。宋朝的符仲信，他有錢，也喜歡布施，結果三十五歲突然生病昏死過去了，很危險。這個「頓」就是很昏亂。然後他自己說到，到了陰間去了。很多人有這個臨終經驗，甚至是到了陰間。「遇故舊數人」，剛好遇到一些老朋友，然後他們就說道，「呼曰」，就是看到他情緒有點激動，「恩公何為至此」，恩公，這個就是接受他布施的人，你怎麼會也到這裡來？你是做了什麼，怎麼會來這裡？因為受他恩，所以這些人就去請教陰間的官吏，他們心裡覺得，他做很多好事，怎麼來這裡？「吏曰」，他本來的命就是餓死的命，因為他心好，去布施，所以能夠白手起家。意思就是他本來是餓死的命，但是他現在是有財富的，已經改命了。「壽本五十九」，他的壽命本來是五十九歲，「以不燒香，睡起遲，今皆削盡」。布施感福報，可是他還有其他惡行，所以小則奪算。這些人說：「這兩件事不是小小的過嗎，怎麼會到這個地步？」這個

官吏說：「他不燒香，就是沒有敬天地鬼神之心。」你心裡真有，那每天就對佛菩薩、對神，表達一種恭敬、感恩的心情。「睡起晚，即有多淫之意」，就容易起淫念，所謂飽暖思淫欲。所以為什麼出家人他都在三點多，都在那個時間段，起得早，跟這個都有關係。所以道場裡面這些都有它的道理的安排。「何謂小過？」因為可能，這都是看不到的地方，他都在造業也說不定。所以我們人一般看到表面的東西。「眾驚顧曰」，他們彼此了解了這個真相，互相看，「厚德如符公」，他也施恩德給我們、給那麼多人，「尚以此減削」，還因為這樣被削掉那麼多的壽命，「人可自恣哉」，人怎麼可以放縱自己？「未幾卒」，就是過沒幾天，這個符仲信就去世了。

「夫人生最難得者在壽，而冥中所奪者亦在壽」。就是不知不覺中，我們的壽命可能就被減損了。「故太上諄諄言此，所以惕人慎一念之錯」。我們這個念頭的錯誤，很可能都把壽命給奪了。「享五福之先也」，五福當中這個壽是排第一的，你沒有壽了，你有錢、有地位？什麼都沒了。「此太上之慈悲莫大焉！」

好，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。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！